

欽定元史

卷百五
十四之
五十七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一

洪福源

後奇

君祥

萬

洪福源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世貴於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領鎮麟州福源爲神騎都領因家焉歲丙子金源契丹九萬餘衆竄入高麗丁丑九月奪江東城池據之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扎刺將兵追討大宣迎降與哈赤吉等共擊之降其元帥趙忠壬午冬十月又遣着古與

等十二人窺覘納款虛實還遇害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將撒里答討之福源率先附州縣之民與撒禮塔併力攻未附者又與阿兒禿等進至王京高麗王暎乃遣其弟懷安公請降遂置王京及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鎮之師還壬辰夏六月高麗復叛殺所置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福源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復遣撒禮塔將兵來討福源盡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處仁城撒里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還唯福源留屯癸巳冬十月高麗悉衆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以東福源遂盡以所招集北界之來攻

歸處於遼陽瀋陽之間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賜金符爲管領歸附高麗軍民長官仍令招討本國未附人民又降旨諭高麗之民有執王璫及元構難之人來朝者與洪福源同於東京居之優加恩禮擢用若大兵旣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統之乙未帝命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歸信昌朔州己亥春二月入朝賜以鎧甲弓矢及金織文段金銀器金鞍勒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平虜城辛亥憲宗卽位改授虎符仍爲前後歸附高麗軍民長官癸丑從

諸王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與扎刺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戊午福源遣其子茶丘從扎刺台軍會高麗族子王縉入質陰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譖福源于帝遂見殺年五十三後贈嘉議大夫瀋陽侯諡忠憲子七人俊奇君祥最知名

俊奇小字茶丘福源第二子也幼從軍以驍勇受知世祖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秋茶丘雪父冤世祖閱之詔諭之曰汝父方加寵用誤結刑章故於已廢之中庸沛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

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叛冬十一月詔以
其軍三千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遷江華島所有臣民
復歸王京十二月帝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立屯田
總管府八年二月入朝賜鈔百緡林衍餘黨裴仲孫等
立高麗王植親屬承化侯爲王引三別抄軍據珍島以
叛五月茶丘奉旨偕經略使欣都進兵討之破其軍殺
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餘衆走耽羅帝遣侍衛親軍千
戶王岑與茶丘議征取之策茶丘表陳通精之黨多在
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晚從之俄奉旨往羅
州道監造戰船且招降耽羅茶丘得通精之姪金永等

七人俾招之通精不從留金永餘盡殺之十年詔茶丘與欣都率兵渡海擊破耽羅獲通精殺之悉免其脅從者高麗始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三月授昭勇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如故己卯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等島十四年正月授鎮國上將軍東征都元帥鎮高麗二月率蒙古高麗女直漢軍從丞相伯顏北征叛臣只魯瓦反等四月至脫刺河猝與賊遇茶丘突陣無前伯顏以其勇聞賜白金五十兩金鞍勒弓矢十七年授龍

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戶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風壞舟而還十九年十月命茶丘於平瀨黑塌兒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授征東行省右丞二十三年命往江浙等處遣漢人復業二十四年乃顏叛車駕親征賜以翎根甲寶刀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爲旗幟斷馬尾爲旄掩暎林木張設疑兵乃顏兵

大驚以爲官兵大至遂降帝聞之厚加旌賞凱還授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右丞二十七年以疾辭叛王哈丹等竄入高麗侵撓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動中書省特起茶丘鎮遼左帝遣閣里台孛羅兒賜以金字圓符命茶丘以便宜行事二十八年以疾卒年四十八子四人長曰萬

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子也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帝悅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但當致力于學耳令選師儒誨之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人爲兵令君祥統之從禿花禿烈

伯顏等軍築萬壽山復從開通洲運河帝親論之曰爾
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閱江南海東輿地圖
欲召知者詢其險易左丞相伯顏樞密副使合達以君
祥應旨奏對詳明帝悅酌以巨觥顧謂伯顏曰是兒遠
大器也六年林衍叛從頭輦哥征之八年戍河南九年
掠淮西破其大凹城十年從元帥孛魯罕襲淮東之陽
湖俘其男女牛馬十一年入朝帝命伯顏伐宋朝議以
宋之兵力多聚兩淮聞我欲渡江彼必移師拒守遂命
右衛指揮使禿滿反率輕銳二萬攻淮安以牽制之君
祥以蒙古漢軍都鎮撫從行後伯顏旣渡江帝命禿滿

及還軍蕭縣時君祥奉使伯顏軍中宋黃州制置使陳奕降其子知漣水軍伯顏遣三十騎往招之因令君祥入奏帝曰卿可急還陳知府降卽偕來也及與俱入朝宴勞甚厚從元帥孛魯罕攻清河拔之海州安撫丁順約降孛魯罕令君祥以聞時伯顏方朝上京見君祥甚喜遂從南伐伯顏克淮安至揚州分兵攻淮西宋制置夏貴遣牛都統以書抵伯顏曰諺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在歸附邊城焉往伯顏遣君祥以牛都統入見留三日還軍中仍傳旨諭伯顏曰事難遙度宜臨機審圖之伯顏師次鎮江諜報有宋

洪都統者爲都督府將伯顏謂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洪都統卽欣然來見君祥因厚遇之師進次臨平山距臨安五十里洪都統來報曰宋丞相陳宜中殿帥張世傑皆已逃去惟三宮未行宜早定計以活生民伯顏遂令洪都統護宋三宮令君祥隨之宋降陞武略將軍中衛親軍千戶十五年命僉江南民兵還陞明威將軍中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十七年進昭勇大將軍十九年授樞密院判官二十三年轉昭武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二十四年乃顏叛從世祖親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爲營衛布置嚴密帝嘉之凱還加輔國上將

軍類次車駕起居爲東征錄二十八年授遼陽行省右丞用樞密院留復居舊職俄加集賢大學士依舊同僉樞密院事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都奉旨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復奉使高麗還改僉書樞密院事成宗卽位詔裁減久任官知樞密院暗伯等奏君祥在樞密十六年最爲久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德二年詔使高麗臺臣劾君祥以他事中道追回已而事罷三年奉使江浙間問民疾苦使還退居昌平之皇華山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大德九年擢司農俄拜中書右丞十年

春改浙江行省右丞秋改遼陽右丞請於朝宜新省治
增巡兵設儒學提舉官都鎮撫等員以興文化修武備
事未成會武宗卽位徵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商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改遼陽行省平
章政事俄改商議行省事至大二年卒子邁奉訓大夫
同知開元總管府事

萬小字重喜至元十三年入宿衛十八年襲職爲懷遠
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仍佩父茶丘所佩虎符
二十四年乃顏叛率兵征之六月至撒里禿魯之地同
都萬戶闍里鐵木兒與乃顏將黃海戰大敗之又從世

祖與塔不台戰又敗之是月至乃顏之地奉旨留蒙古
女直漢軍鎮哈刺河復選精騎扈駕至失刺斡耳朵從
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討乃顏七月至扎刺麻禿與金
家奴戰敗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等處遂平金家奴塔
不台等九月師還哈丹八刺哈赤再叛十月重喜從諸
王愛牙哈赤平章塔出都萬戶閣里鐵木兒征之十二
月次木骨不刺時諸王脫歡監司脫台以兵四千餘人
與其黨戰稍却重喜率騎兵援之冒鋒陷陣大破其衆
又從諸王乃蠻愛牙哈赤平章薛閣干與叛王兵戰于
兀木站又戰于黑龍江又戰于貼滿哈處皆敗之二十

五年重喜又從玉速帖木兒出師五月至貼列可與哈丹禿魯干戰獲功至木骨兒抄刺又戰八月至貴列河重喜卒兵先涉與戰勝之十月又從玉速帖木兒往征木八蘭十二月與古土禿魯干戰克之二十七年六月賜白金五十兩甲一襲九月至禪春與哈丹禿魯干戰二十八年二月從平章薛闢干至高麗青州五月與哈丹戰八日又戰大敗之六月班師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職如故十月薛闢干以重喜入朝且以其功聞帝嘉之賜玉帶一白金五十兩授龍虎衛上將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二十九年仍佩元降虎符總管高

方集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 六
麗女直漢軍萬戶兼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六月改資
德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大德十年以其叔父
君祥代之十一年武宗卽位重喜朝于上都七月復授
遼陽行省右丞至大二年謫漳州行至杭遇赦而止明
年卒子滋襲爵

鄭鼎

鄭鼎澤州陽城人幼孤能自立讀書曉大義不妄言嘆
旣長勇力過人尤善騎射初爲澤潞遼沁千戶歲甲午
從塔海紺卜征蜀攻二里散關屢立戰功還屯秦中未
幾宋將余侍郎燒絕棧道以兵圍興元鼎率衆修復之

破宋兵解興元之圍乙巳遷陽城縣軍民長官庚戌從
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蕃諸城抵雪山
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嘗背負憲宗以行敵據扼險要鼎
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沙河波濤洶
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
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禽其主大理
平師還命鼎居後道經吐蕃全軍而歸辛亥入朝帝問
以時務鼎敷對詳明帝嘉納之賜名曰也可拔都已未
賜白金千兩從世祖南伐攻大勝關破之繼破臺山寨
禽其守者胡知縣乘勝獨進前陷泥淖遇伏兵突出葭

葦間鼎奮擊連殺三人餘衆遁去帝急召鼎還使者以聞帝曰爲將當慎重不可恃勇輕進遂分畀衛士三百人以備不虞且戒之曰自今非奉朕命毋得輕與敵接秋九月帝駐蹕江澣命諸將南渡先達彼岸者舉烽火爲應鼎首奪南岸衆軍畢渡進圍鄂州戰益力別攻興國軍遇宋兵五千力戰破之擒其將桑太尉責以懦怯不忠所事斬之中統元年以功遷平陽太原兩路萬戶阿藍答兒渾都海之亂鼎分率本道兵討之二年詔鼎統征西等軍戍雁門關隘遷河東南北兩路宣撫使三年改授平陽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

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天黨之粟修學校厲風俗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民德之七年改僉書西蜀四川行尙書省事將兵巡東川過嘉定遇蜀兵與戰江中擒其將李越悉獲戰船八年五月改軍前行尙書省事十一年從伐宋十二年鎮黃州夏四月改授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昭毅大將軍賜白金五百兩十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移鎮鄂州夏五月斬黃二州叛鼎將兵討之戰于樊口舟覆溺死年六十有三十七年董文忠等奏鄭也可拔都遇害其叛人家屬物產宜悉

與其子納懷帝從之贈中書右丞諡忠毅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諡忠肅子制宜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至元十四年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仍戍鄂州時鄂闕守俾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洲地狹衆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爲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柰何濫及無辜不答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驗

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二十四年扈駕東征乃顏請赴敵自效帝顧左右曰而父歿王事惟有一子母使在行陣制宜請愈力乃命從月兒呂那顏別爲一軍以戰功授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明年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二十八年遷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陞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東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

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污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于有司積年不能理制宜奉詔而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三十年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闊遠羣寇依險出沒昭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率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器爲姦旣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以勞軍斬計龍于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元貞元年有制行樞密院添置副使一員與制宜連署制宜以員非

常設先任者當罷俄入朝特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事大德八年晉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瘡殘給粟帛存者賴之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太夫人十年制宜以疾終年四十有七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澤國公諡忠宣子阿兒思蘭嗣

李進

李進保定曲陽人幼隸軍籍初從萬戶張柔屯杞之三
叉口時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岡者宋境也歲庚戌春
張柔引兵築堡岡上會淮水汎漲宋以舟師卒至主帥
察罕率軍逆戰進以兵十五人載一舟轉鬪十餘里奪
一巨艦遂以功陞百戶戊午憲宗西征丞相史天澤時
爲河南經略大使選諸道兵之驍勇者從遂命進爲總
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陳倉入興元度米倉關其地荒塞
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冬十一月至定遠七十關
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環堡
東流天澤命進往關下說降之不從進潛視間道歸白

天澤曰彼可取也是夜二鼓天澤遣進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脫門樞而入者二十人守門者覺拔刀拒之進被傷不以爲病懸門俄閉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殺傷三十人後兵走上堡進乃毀懸門納諸軍追至上堡殺傷益衆宋兵不能敵棄走夜將旦進遂得其堡守之關路始通諸軍盡度進以功受上賞己未春二月天澤兵至行在所圍合州釣魚山寨夏五月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始大戰三槽山西六月戰山之東有功秋七月宋兵戰船三百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爲前鋒北軍之船七十餘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帝

立馬東山擁兵二萬夾江而陣天澤乃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聞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而入兵一交宋前鋒潰走戰艦繼亂順流縱擊死者不可勝計帝指顧謂諸將曰白旗下服紅半臂突而前者誰也天澤以進對賞錦衣名馬八月又戰浮圖關前後凡五戰皆以功受上賞世祖卽位入爲侍衛親軍中統二年宣授總把賜銀符三年從征李璫有功至元八年領兵赴襄陽十二年從略地湖北湖南宋平以兵馬使分兵屯鄂州十三年領軍三千屯田河西中興府十四年加武略將軍陞千戶十五年移屯六盤山加

武毅將軍賜金符十七年陞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十九年賜虎符復進懷遠大將軍命屯田西域別石八里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篤娃等領軍至洪水山進與力戰衆寡不敵軍潰進被擒從至搵八里遁還至和州收潰兵三百餘人且戰且行還至京師賞金織紋衣二襲鈔一千五百貫二十五年授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明年改授左翼屯田萬戶元貞元年春卒子雲襲授武德將軍左翼屯田萬戶佩虎符皇慶二年加宣武將軍延祐六年仁宗念其父進嘗北征被掠特賜雲中統鈔五百錠以恤之泰定元年春以疾辭子朶耳只襲

石抹按只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漢軍五百人歸太祖歲戊午按只代領其軍從都元帥紐璘攻成都時宋兵聚於虛泉按只以所部兵與戰大敗之殺其將韓都統又從都元帥按敦攻瀘州按只以戰艦七十艘至馬湖江宋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只擊敗之時宋兵於沿江撤橋據守按只相地形造浮橋師至無留行宋欲撓其役兵出輒敗自馬湖以達合江涪江清江凡立浮橋二十餘所及四川平浮橋之功居多己未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屯清河浮橋相距七十日水暴漲

浮橋壞西岸軍多漂溺按只軍東岸急撤浮橋聚舟岸
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別部軍五百餘人先鋒奔察火
魯赤以聞憲宗遣使慰諭賞賜甚厚敘州守將橫截江
津軍不得渡按只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
戰破其軍奪其渡口爲浮橋以濟師中統三年授河中
府船橋水手軍總管佩金符以立浮橋功也至元四年
從行省也速帶兒攻瀘州按只以水軍與宋將陳都統
張總制戰于馬湖江按只身被二創戰愈力敗之六年
正月也速帶兒領兵趨瀘州遣按只以舟運其器械糧
食由水道進宋兵復扼馬湖江按只擊敗之生獲四十

人奪其船五艘復以水軍一千運糧於眉簡二州軍中
賴之九年從征建都蠻歲餘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戰
遂降之軍還道病卒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領其軍
不老從攻嘉定以巨艦七十艘載勇士數千人據其上
流於府江紅崖灘造浮橋以渡十二年嘉定降宋將鮮
于都統率衆遁不老追至大佛灘盡斃之行院汪田哥
攻取紫雲瀘敘等城不老功最多及諸軍圍重慶不老
先以戰艦三百艘列陣於觀灘絕其走路十三年領隨
翼軍五百人會招討藥刺海豎柵於白水江岸以爲備
不老乘夜襲宋軍直抵重慶城下攻千斯門宋軍驚潰

溺死者衆生擒三十餘人獲其旗幟甲仗以獻宋涪州
守將率舟師來援不老擊敗之於廣陽埧生獲六十餘
人奪其船十艘十四年從攻瀘州不老勒所部兵攻神
臂門蟻附以登斬首五十級明日復戰破之十五年復
攻重慶太平門不老先登殺其守裨卒數十人宋都統
趙安以城降總管黃亮乘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
五十人奪戰艦五十艘十六年命襲父職爲懷遠大將
軍船橋軍馬總管更賜金虎符兼夔路守鎮副萬戶十
八年大小盤諸峒蠻叛命領諸翼蒙古漢軍三千餘人
戍施州旣而蠻酋向貴誓用等降其餘峒蠻之未服者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
九
悉平遂以爲保寧等處萬戶

謁只里

謁只里女直人也大父昔寶昧也不干登金進士第金
亡歸太宗謁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事世
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叅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
商挺佐之比行入奏曰關陝要地軍務非輕阿脫仰刺
國之先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
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賜宴而遣之未
幾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壇平朝議選宿衛之士
監漢軍謁只里佩虎符監軍於毗陽至元七年命爲監

戰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
峻都劉國傑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
之所受賞賜悉分將士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次郢州將
數騎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墮馬爲其所得謁只里單
騎橫戈直入其軍取之以還因殺獲四人時糧儲不繼
諸將以爲憂謁只里乃西攻江陵龍灣堡取其粟萬石
衆賴以濟元兵東下宋將夏貴迎戰於訪邏泐伯顏未
至衆欲少俟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宜及其
未定而擊之遂直前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貴敗走伯顏
上其功加定遠大將軍十二年攻常州謁只里造雲梯

繩橋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下十三年宋
降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宮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
錄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
鎮守紹興十九年卒年四十二子亦老溫襲爲萬戶累
遷江東廉訪使脫脫淮東宣慰使

鄭溫

鄭溫真定靈壽人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功爲合
必赤千戶從丞相史天澤爲新軍萬戶鎮撫憲宗征西
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溫見具言其功帝曰朕所親
見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勒還至閩州奉旨分軍守

邏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溫統四千人警邏釣魚山中
統元年佩金虎符爲總管三年李璫叛詔溫以軍還討
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將楊拔都等乘夜破營溫力戰
至黎明賊退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厚賞之七月城
破命溫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復受上賞命爲侍衛
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
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直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
耽羅平之十二年陞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三衛軍萬
人從攻岳州江州沙市潭州皆有功平章阿里海涯賞
銀十錠十四年入朝遷昭勇大將軍樞密院判官十八

年改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叅知政事杭民飢出米二十萬石糶之俄賜以常州官田三十頃二十二年召還二十三年陞江浙左丞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於淮安雲山泉塘立屯田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一子欽利用監丞鈺權茶都運使銓右衛親軍千戶鏞袁州路判官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考證

洪福源傳甲寅與扎刺台合兵

臣宗萬

按憲宗紀作

乙卯年事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考證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二

汪世顯

德臣

良臣

惟正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州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屬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闕端駐兵城下始率衆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爲耶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

闔城軍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悅承制錫世顯章服官從其舊卽從南征斷嘉陵擣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世顯以輕騎馳撓之宋曹將軍潛兵相爲犄角世顯單騎突之殺數十人黎明大將四合殺其主將入武信遂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將依山爲柵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略嘉定峨眉進次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緣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卽水北造船以疑之夜從上游鼓革舟襲破之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軍遇斬首三千餘級明年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罷歸覲太宗錫金符易其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

顯拜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焉辛丑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衆百萬皇子集諸將議之咸謂隆之可生擒也世顯曰顧臨敵何如無庸誇辭爲軍薄成都隆之戰屢却堅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之世顯曰事急矣亟梯城入救顯得與從者七十餘人出獲隆之斬之世顯復簡精銳五百人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沒三日大軍薄其城又三日克之癸卯春皇子第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決賜虎符錦衣玉帶世顯先已遘疾至是加劇皇子遣醫絡繹往療竟不起年四十九中統三年論功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二
追封隴西公諡義武延祐七年加封隴右王子七人忠
臣鞏昌便宜副總帥次德臣次直臣鞏昌中路都總領
歿於王事次良臣次翰臣奧魯兵馬都元帥佐臣鞏昌
左翼都總領歿於王事清臣四川行樞密院副使

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獵矢無虛發
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總帥從征蜀將前軍出
忠倍所向克獲進攻運山率麾下先所乘馬中飛石死
步戰拔外城宋將余玠攻漢中德臣馳赴之玠聞遁去
憲宗素聞其名及入覲所陳悉嘉納賜印符命城沔州
沔據嘉陵要路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數日而集進

攻嘉定敵潛軍夜出德臣迎戰殺百人還至左綿雲頂
宋軍乘夜斫營覺之殺千人生擒百人進次隆慶宋軍
仍夜出與力戰盡殺之及馬漕溝遇伏兵與戰獲其統
制羅廷鶚又詔德臣城益昌諸戍皆聽節制世祖以皇
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益昌賦稅及徭役漕糧屯
田爲長久計並從之卽命置行部于鞏立漕司于沔通
販鬻給餽餉奏乞以兄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昌
益昌爲蜀喉襟蜀人憚其威名諸郡環視莫敢出鬪甲
寅春旱嘉陵漕舟水溢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
事托我有死而已柰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饗士襲嘉川

得糧二千餘石雲頂呂遠將兵五千邀戰卽陣擒之復得糧五千石旣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給夏獲宋提轄崔忠鄭再立縱令持檄諭苦竹守將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歸之東南戍卒數百有去志德臣揣知之給券縱去皆泣謝未幾山寨相繼輸款宋將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德臣卽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南清北覲其下殺清妻子以叛蜀將焦遠領兵餉之德臣擊敗遠盡獲所餉資糧冬蜀兵二萬復至又敗之獲糧百餘艘魚關至沔水迂回爲渡百有八至是悉爲橋梁戊午歲帝

親征次漢中德臣朝行在所初諸路軍成都猝爲宋人所圍德臣遣將赴之約曰先破敵者奏領此城圍遂解詔候江南事定如約以城與之帝幸益昌駐北山謂德臣曰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見汝身甚小而膽甚大不知敵會薄汝城否德臣對曰賴陛下洪福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賜金帶且俾立石紀功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爲方略卽命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顧謂諸王曰注德臣言不虛發賜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紀功苦竹旣逆命至是攻之巖壁峭絕或請建天

橋帝以問德臣曰臣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也
既而橋果無功乃率將士魚貫而進帝望見歎曰人言
其膽勇豈虛舉邪宋將趙仲武納欵而楊禮猶拒戰奮
擊盡殺之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葡
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
泣謝宋龍州守將王德新遣所親願効順以郡民爲祈
奏如其請進攻長寧拔之斬守將王佐帝東下德臣爲
先鋒抵大獲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遣子乞活數萬人
命引至帝前爲請旦日大淵率衆降已而運山青居大
梁皆降攻釣魚山守臣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臣單騎

至城下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
既幾爲飛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問勞俾還益昌奏曰
陛下尊爲天子猶冒寒暑服勞于外臣待罪行伍死其
分也又遣丞相兀真賜湯劑卒不起年三十有六中統
三年追封隴西公諡忠烈子六人長惟正次惟賢大司
徒惟和昭文館大學士惟明以質子爲元帥惟能征西
都元帥惟純權便宜都總帥

良臣年十六七卽從兄德臣出征每戰輒當前鋒以功
擢裨帥兼便宜都府叅議癸丑歲以德臣薦爲鞏昌帥
領所部兵屯田白水蜀邊寨不敢復出鈔略憲宗親征

軍至六盤良臣還鞏昌供億所須事集而民不擾詔權
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德臣効力定四川帝曰
行軍餽餉所係不輕汝任其責自可立功良臣旣奉命
治橋梁平道路營舟車水陸無壅儲積充軻有旨賜黃
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卽位阿藍台兒渾都海逆命劫六
盤府庫西垂騷動詔良臣討之兵至山丹置營按兵不
戰者凡二月俄大舉至耀碑谷兩軍相當良臣慷慨誓
諸將曰今日之事係國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戮
家亡苟能用命縱死行間不失忠孝之名衆聞踴躍而
前會大風揚沙晝晦良臣手刃數十人賊勢沮衆軍乘

勝擣之賊大潰獲阿藍台兒渾都海殺之西部輯寧捷
聞賜金虎符權便宜都總帥中統二年火里叛復討平
之入覲賜燕屢稱其功良臣拜謝曰臣奉諸王成算何
功之有世祖嘉其能讓復賜金鞍甲冑弓矢轉同簽鞞
昌路便宜都總帥宋將咎萬壽帥戰船二百沂江而上
欲掩青居良臣伏甲數十艘其後身先逆戰萬壽敗走
伏發幾獲之三年授閩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
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可攻奏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
以扼其往來四年春良臣攻重慶命元帥康土禿先驅
與宋將朱禩孫兵交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之斷敵

兵爲二敵敗走趨城不得入盡殺之至元六年授東川副統軍八年兄子惟正請於朝謂良臣久勞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復授良臣昭勇大將軍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明年召入帝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授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西川行樞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進攻嘉定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之伏尸蔽江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統兵順流而下紫雲瀘敘相繼欵附還圍重慶十三年宋涪州安撫楊立帥兵救重慶者再

良臣皆敗走之宋安撫張珏遣將乘虛襲據瀘州良臣還軍平之復攻重慶十五年春張珏遣衆鏖戰良臣奮擊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所部趙安開門納降珏潛遜良臣禁俘掠發粟賑饑民大悅四川悉平捷聞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覲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省事賜白貂裘良臣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納良臣至成都以蜀瘡痍之餘極意循撫行省罷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贈儀同三司諡忠惠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儀同三司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子七人惟勤雲

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簡保寧萬戶惟某同知屯田
總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帥惟恭階州同知惟仁人匠
總管達魯花赤惟新漢軍千戶

惟正字公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喜從文士論議古今
治亂尤喜談兵時出游獵則勒從騎爲攻守狀父卒于
軍皇姪壽王俾權襲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卽位遂真授
焉初憲宗遣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又遣乞台不
花守青居至是渾都海叛乞台不花發兵爲應惟正卽
命力士縛乞台不花殺之世祖嘉其功詔東川軍事悉
聽處分中統二年入朝賜甲冑寶鞍三年詔還鞏昌部

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火都今若獠犬方肆
狂齧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當勝以不戰乃發兵踵
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月知其糧盡勢蹙
曰可矣與戰屢捷火都遣三十人來約降卽遣其十人
還俾火都自來因潛兵躡其後出其不意擒殺之至元
七年宋人修合州詔立武勝軍以拒之惟正臨嘉陵江
作柵扼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
勢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備不敢近九年
帥兵掠忠涪獲令簿各一破寨七擒守將六降戶千六
百有奇捕虜五百會丞相伯顏克襄陽議取宋惟正奏

曰蜀未下者數城耳宜併力攻餘杭本根既拔此將焉
往願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峽與伯顏會錢塘帝優詔答
曰四川事重舍卿誰託異日蜀平功豈伯顏下邪未幾
兩川樞密院合兵圍重慶命益兵助之惟正奪其洪崖
門獲宋將何統制皇子安西王出鎮秦蜀召惟正還十
四年冬皇子北伐而藩王土魯叛於六盤王相府命別
速帶領兵進討惟正爲副別速帶不習兵師行無紀惟
正爲正部曲肅行陳嚴斥候凡軍政一倚重焉進次平
涼簡鞏兵銳者八十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山惟
正分安西兵爲左右翼鞏兵獨居中去土魯一里許皆

下馬手弓土魯遣百騎突陳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又命曰視必中而發於是矢下如雨突騎中者三之一餘盡馳還土魯軍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踰山至蕭河擒叛將燕只哥復進兵土魯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謁王歷稱其功明日大燕賞以金尊杯貂裘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兒婦也爲汝母製衣汝母真福人也詔惟正入朝世祖推玉食食之賜白金五千兩錦衣一襲授金吾衛上將軍開城路宣慰使十七年遷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秦蜀中書省事賜玉帶以省治在長安去蜀遠乃命惟正分省于蜀蜀土荐罹兵革

民無完居一聞馬嘶輒奔竄避匿惟正留意撫循人便安之二十年進階資德大夫二十二年改授陝西行中書省左丞入覲上都得腹疾還至華州卒年四十四諡貞肅二子嗣昌武略將軍成都管軍副萬戶壽昌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史天澤

格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鍾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旣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日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迴

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讐義所當復
雖死不避况未必死邪卽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
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
李魯言狀且乞濟師天澤時爲帳前軍總領李魯承制
命紹兄職爲都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
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
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阻派河乘夜而遁
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
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天澤兄
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未幾

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
解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銳
卒五十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
仙復令謀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歷寺爲內應夜斬關而
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於
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
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笑乃解怒
忿民之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
賊所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爲不
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仙之巢穴

不卽剪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蟻尖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己丑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冬武仙復屯兵於衛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逸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峰山乃命略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夏帝北還留睿宗總兵圍汴癸巳春金主突圍

而出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尙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衛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北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帝命元帥侏蓋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天澤還真

定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寧金亡移軍伐宋乙未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一舟載死士直前擣之覆溺者萬計丁酉從宗王口溫不花園光州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柵不踰時

柵破復人懼請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
斫營天澤手擊殺數人麾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
死乘勝而南所向輒克壬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爲
分邑世祖時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
澤爲經略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
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阿藍答兒鈞較諸路財賦鍛
鍊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勲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
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
衆戊午秋從憲宗代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之
釣魚山軍中大疫咸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艤艫千餘

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卽具疏以對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旣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奏罷之秋九月扈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詔丞相線真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蹙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兇勢甚盛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璫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

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
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天澤在憲
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
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奇遇一門之內處三
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
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許至是言者或謂李璿之
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
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卽日解兵符者十七
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
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事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

密副使四年復授光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
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賜
白金百錠楮幣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
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重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
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
章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
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
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
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

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尙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訃聞帝震悼遣近臣賻以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諡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立廟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

以謝之言者慙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爲叅謀衛爲食邑命王昌齡治之藿人多不平而莫能間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此於郭子儀曹彬云子格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棣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

格字晉明歲壬子憲宗賜天澤以衛城授格節度使憲宗崩格北留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旣又代

張弘範爲亳州萬戶而以故所將鄧州舊軍授弘範從
攻襄陽襄陽下賜白金衣裘弓矢鞍馬衆軍渡江平章
阿木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十戶擇一人爲帥統之
格居其一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却格被三創喪
其師二百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身亦被七創乃敗走
其後樞密院奏格輕進請罪之帝念其功而薄其罪俾
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砲激柵木傷肩矢貫其手裹
創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留戍入覲加定遠大將軍
賜以天澤所服玉帶從攻靜江衆以輓輜自蔽鑿城格
所當砲礮蔽地車不可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蟻附而上

拔之徇廣西十三州廣東三州皆下靜江受兵之初溪洞諸夷皆降雲南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爭之事聞詔聽格節度陞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亡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昞廣王昺據福州立益王傳檄嶺海欲復其地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皆託計事還靜江格曰君等亦爲虛聲所懼邪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吾與諸君取塗雲南而歸未爲不可敢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撤備示敵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鎮龍

山稱王劫掠於外耕植於內至秋畢穫聞大兵至則僞
出降官軍畏暑不敢深入橫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格
築堡於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柵民踐其禾稼
仲窮蹙遂降益王餘衆破潯州斬李辰李福靜江北抵
泉永皆城守羅飛圍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澤民間道
來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衆益王死衛王立趣廣州避
海中崖山遣曾淵子據雷州諭之降不聽進兵攻之淵
子犇礪洲世傑將兵數萬欲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擊
走之後悉衆來圍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格漕欽廉高
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戍雷州衛王死廣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東西悉平張弘範請復將亳州軍乃還格鄧州舊軍拜
叅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尋復爲湖廣右丞進平章
政事卒年五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榮鄧州舊
軍萬戶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三

董文炳

董文炳字彥明俊之長子也父歿時年始十六率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文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爲橐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斂

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間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炳嘗上謁大府旁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

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卽棄官去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番止兩人能從兩人者挾文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二三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世祖軍世祖卽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旣至世祖壯其忠且閱其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己未秋世祖伐宋至淮西臺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馳至寨下諭以禍

福不應文炳脫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汝衆也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懼遂降九月師次陽羅堡宋兵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卽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纓纜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趨岸搏之宋師大敗命文用輕舟報捷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師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旣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卽位于上都是爲中統元年命文炳宣慰

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與之更始世祖從之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方就道會立侍衛親軍帝曰親軍非文炳難任卽遙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李璫反濟南璫劇賊善用兵文炳會諸軍圍之璫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璫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縊城降田璫之愛將旣降衆遂亂禽璫以獻璫兵有浙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爲璫

所脅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伐南詔或妄
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殺之
者已衆皆大悔瓊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爲山東
東路經畧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
之閏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
府不設警衛召瓊故將吏立之庭曰瓊狂賊誑誤汝等
瓊已誅死汝皆爲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
相安毋懼經畧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
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悅山東以安
至元二年帝懲李瓊之亂欲潛銷方鎮之橫以文炳代

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到官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畧凡阨塞要害皆列柵築堡爲備禦計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如是爲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

收州縣所移文衆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
奏畧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
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帝大悟罷之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
夾淮相望以綴襄陽及擣宋腹心十年拜叅知政事夏
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矢石
雨下文炳登城禦之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
着脇文炳拔矢授左右發四十餘矢箛中矢盡顧左右
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
明日水入外郭文炳麾士卒卻避貴乘之壓軍而陳文

炳病創甚子士選請代戰文炳壯而遣之復自起束創
手劍督戰士選以戈擊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遂去
不敢復來是歲大舉兵伐宋丞相伯顏自襄陽東下與
宋人戰陽羅堡文炳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伯
顏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請于伯顏曰
大軍旣疲於陽羅堡吾兵當前行伯顏許之宋都督賈
似道來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文炳復言
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必有後顧遂
進攻之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以時向暑熱命伯顏
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江時揚州眞州堅守不下常州

蘇州旣降復叛張世傑孫虎臣約真揚兵誓死戰真揚
兵戰每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江中
勁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載士選別船弟之子士表請從
文炳顧曰吾弟僅汝一子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
猶足殺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文炳乘輪船
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
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兵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屍
委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文炳
追及于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於海文
炳船小不可入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

戰船七百艘宋力自此遂窮十月諸軍分三道而進文炳居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脩欲降不果文炳檄諭之世脩以城來附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之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

伯顏于臨安城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昞廣王昺南走而宋主焜遂降伯顏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文炳取宋主諸璽符上於伯顏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文

炳獨卻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惟文炳無名
伯顏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旣已平懷徠安集
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
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昱據台州而
閩中亦爲宋守勅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
麥曰在倉者吾旣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
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傑遁
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於我我不暇
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
得免者數萬口至溫州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

民有衆曰諾其守將火城中逃文炳亟命滅火追擒其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欵來附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文炳德最深廟而祀之十四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正月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臨安比至帝日問來期及至卽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勅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謝不許因奏曰

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爲我扞海寇誘諸蠻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卽聽陛辭文炳求見皇太子帝許之復勅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見畢卽遣行旣見慰諭懇至文炳留士選宿衛卽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奸狀爲之少斂

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十五年夏文炳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來此固當愈文炳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舒暢當復自愈請盡力北邊帝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文炳辭不許遂拜八月天壽節禮成

賜宴帝命坐文炳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
理當坐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文炳是夜文炳疾復作
勅賜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疾篤洗沐而坐召文
忠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
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
畢就枕卒帝聞悼痛良久命文忠護喪葬橐城令所過
有司以禮弔祭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忠獻子
士元士選

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母
李氏愛之謂文炳曰俟兒能言卽令讀書數歲從名儒

受學及長善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從叔父文
蔚率鄧州一軍西行師次釣魚山宋人堅壁拒守士元
請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銳卒先登力戰良久以它軍不
繼而還憲宗壯之賜以金帛中統初文蔚入典禁兵士
元以世家子選供奉內班從車駕巡狩北方嘗預武定
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會文蔚病卒無子命士
元襲爲千夫長出師南征襄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
軍中脩勅武備號令肅然丞相伯顏克江南宋兵保兩
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大
師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

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
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禿
以百騎從之日已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謂左右曰大
丈夫報國正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趣令左
旋已乃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鼓譟震
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
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鎗甲裳盡赤
肩昇至營而絕年四十二哈刺禿亦戰死江淮旣平伯
顏入朝言於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
人以士元與哈刺禿對帝曰不花健捷過人晝戰必能

方輿類一頁五十六 列傳
七
制敵夜戰而死甚可惜也至大元年贈鎮國上將軍僉
書樞密院事諡節愍後加贈推誠効節功臣資政大夫
中書左丞護軍追封趙郡公改諡忠愍

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
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
敗之追至海而還及降張瑄等丞相伯顏臨陣觀之壯
其驍勇遣使問之始知爲文炳子奏功佩金符爲管軍
總管戰數有功宋降從文炳入宋宮取宋主降表及收
其文書圖籍靜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宋平
班師詔置侍衛親軍諸衛以士選爲前衛指揮使號令

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以其職讓其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樞密院事於湖廣久之召還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所與李勞山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乃顏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步卒橫擊之其衆敗走緩急進退有禮帝甚善之桑哥事敗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政事以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徹理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有聚斂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之何

不係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廣蓄泄以藝水旱率爲豪民占以種藝水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理力開復之成宗卽位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拜江西行省左丞贛州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王將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吏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衆欣然託之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

知激亂之人悉寘于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寔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于朝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旦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不嚴而肅凜然有大臣風入僉樞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前中丞崔彧久任風紀善幹旋以就事

功既卒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持大體天下望之而已多病遂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竦然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驅民轉粟餉軍谿谷之間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

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侍從皆爲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爲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

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旣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臺又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大顯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董氏爲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子守忠雲南行省叅知政事守懋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畧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璫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璫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璫不知也明日果

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雨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瓊既誅朝廷懲瓊盡專兵民之權故能爲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元年弘畧旣入宿衛帝召見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順天者且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

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復佩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壇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旣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

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
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卽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
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
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
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
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
肘裹瘡見主師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
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
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旣下偕宋將呂文
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

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西南攻武
磯堡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質似道督兵阻
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
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諭丞相
毋輕敵貪進方暑其少駐以待弘範進曰聖恩待士卒
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
之勢取之無遺策矣豈宜迂緩使敵得爲計耶丞相然
之馳驛至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次瓜洲分兵
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所統兵勁悍善戰至是
以二萬人出楊子橋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

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度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後賜名拔都從中書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丞相伯顏進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姪爲稱往返未決弘範將命入城數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叛討平之誅其爲首者而已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

軍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
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
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
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
察罕不從師旣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深
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
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面賜錦衣
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爲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
且諭之曰劍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處之將行薦李
恒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

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發舶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

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弘範軍中三使招之世傑不從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

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引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
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
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
動舟將接鳴金撒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
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梟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先
遁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
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
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
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勅衛士監門止雜人毋擾其
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

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畧至大四年加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諡獻武子珪自有傳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四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爲邢人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丘兩縣提領所至皆有惠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

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
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
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
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
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
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
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
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
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
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

百兩爲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百言其略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立宗五君而立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

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

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

也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
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
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
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偏重
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
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
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
貝金銀之所出淘砂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
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而無濟甚
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胃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

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歛繁重民不聊生
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官二員率天下百姓務
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
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脩建三學設教授開選
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
罕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
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
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
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
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

刺中丞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
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拖兌不辦已不爲輕與
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權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權並
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
科徵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
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
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
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
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
脩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皇

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
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
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月交食頗
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歷
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
道宜撰脩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勵
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
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
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
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

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

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家之利也筭筭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

獄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
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縣親民之職
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
也今新君卽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
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
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
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
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
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
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

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卽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

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宮籍監戶給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

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

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兄

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爲順德府賜金虎符爲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官法行改嘉議大夫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

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會省宣慰司歷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平陽歲荒民艱食輒開倉以賑之全活者衆年六十卒于官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爲勳臣食邑歲遣人監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

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於是乃選近侍脫
兀脫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至邢協心爲治洗滌
蠹敝革去貪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戶增十倍由是世祖
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歲辛亥憲宗卽位
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者言於世祖悉施行之
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
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
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己未世祖帥師
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
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旣入宋境分命諸

將母妄殺母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中統元年世祖卽位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卽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一二年春來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

元史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
畢舉文謙之力爲多三年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
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
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
蒞之乎帝曰仲卿言是也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
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
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
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
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
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
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

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爲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
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爲
所誑誘誅其首惡足矣詔卽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
坐棄市餘皆釋之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
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
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育之
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
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
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十三年遷御史中丞阿合馬
慮憲臺發其姦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謙奏復

其舊然自知爲姦臣所忌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寢差命許衡等造新歷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文靖

郝經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薤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元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

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
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
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
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
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脩德布惠敦族簡
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
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
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
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
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

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
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
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
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
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
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
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
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蹠諸夷奄征四海
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
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

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攸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

代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

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旣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旣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

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

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

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
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
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
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
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
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
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
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薈不知兵雖
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
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

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

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

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撥拾湖濶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

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
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秦直塞海
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
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
出東西運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
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
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
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
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
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

則二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
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
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
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
以來無日不討軍實面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
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
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
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
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
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

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

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

汝南既聞凶計卽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脩好于
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
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旣
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
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
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
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
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
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
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

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
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
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
沙閩越汾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遇截於
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
湖灤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
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
肉簿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
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

遇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
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
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
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
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
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
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
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
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
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

元史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
三十一
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
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
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
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
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
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
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
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
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
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串樓締

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勅

汧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卽位庶
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
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
之旣行文統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
南璫以書止經經以璫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璫軍于淮
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叅議高翹請入國日期不
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
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
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欵兵
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

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
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論曰嚮受命
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
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
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
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
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
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旣泄等亦竄死經
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
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

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諡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

常終穎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
道肅政廉訪使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